

毛泽东文艺思想 学习参考资料

下 册

南 京 大 学

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組編

毛澤东文艺思想
学习、参考资料

下 册

南 京 大 学
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组编

一 九

目 录

五

- 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
.....《人民日报》编辑部 1
-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人民日报》社论 3
- 录以备考
- 读报偶感.....姚文元 9
- 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节录).....姚文元 11
- 驳秦兆阳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理论.....姚文元 63
- 附录:反面材料(供批判用)
- 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答文汇报记者问(节录)
.....周扬 78
- 为演员的青春请命.....田汉 87
- 电影的锣鼓.....钟惦棐 90
- 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
- 对于现实主义的再认识.....何直 97

六

- 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毛泽东 130
- 通 知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131
- 谈京剧革命.....江青 139
- 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144
-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 157
- 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姚文元 180
- 略论时代精神问题
- 与周谷城先生商榷.....姚文元 222

附录：反面材料（供批判用）

- 海瑞罢官（历史剧）……………吴 晗 240
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修正草案）…… 292
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节录）…………… 312
关于“反火药味论”、“离经叛道论”的反动论点… 316
邵荃麟在大连小说黑会上的总结报告（节录）…… 320
“锻炼锻炼”……………赵树理 327

七

- 重视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黎 坚 351
林彪与孔孟之道……………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360
恶毒的用心 卑劣的手法
——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
……………《人民日报》评论员 372
评晋剧《三上桃峰》……………初 澜 382
深入批判资产阶级的人性论
——从标题与无标题音乐问题的讨论谈起
……………初 澜 392
从“灵感论”看林彪的反动面目……………苏 习 403
批判林彪与孔老二的反动文艺观……………江 天 410
洋奴、卖国贼的嘴脸
——评林彪鼓吹希腊、罗马文化是
“世界思想的根源”论
……………闻 军 421

附录：反面材料（供批判用）

- 对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节录）……………林 彪 428
怎样学会写文章……………林豆豆 433
三上桃峰……………山西省文化局创作组 444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 方向应当批判

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

自本报编辑部六月十四日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以来，文汇报、光明日报对于这个问题均有所检讨。

光明日报工作人员开了几次会议，严肃地批判了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的方向错误，这种批判态度明朗，立场根本转过来了，由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转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路线。由此恢复了读者的信任，象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了。略嫌不足的是编排技巧方面。编排的技巧性和编排的政治性是两回事，就光明日报说来，前者不足，后者有余。技巧性问题是完全可以改的。在编排技巧方面改一改，面目一新，读者是会高兴的。这件事也难，本报有志于此久矣，略有进展，尚未尽如人意。

文汇报写了检讨文章，方向似乎改了，又写了许多反映正面路线的新闻和文章，这些当然是好的。但是还觉不足。好象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象，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象，装腔作势，不大自然。这也很难。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编辑和记者中有许多人原在旧轨道上生活惯了的，一下子改变，大不容易。大势所趋，不改也得改，是勉强的，不愉快

的。说是轻松愉快，这句话具有人们常有的礼貌性质。这是人之常情，应予原谅。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别的党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恶劣。但人数较少，系统性不明显。就民盟、农工的成员说来，不是全体，也不是多数。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较少人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一些人清醒，多数被蒙蔽，少数是右翼骨干。因为他们是右翼骨干，人数虽少，神通却是相当大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新闻记者协会开了两次会，一次否定，一次否定之否定，时间不过一个多月，反映了中国时局变化之速。会是开得好的，第一次黑云压城城欲摧，摆出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近日开的第二次会，空气变了，右派仍然顽抗，多数人算是有了正确方向。

文汇报在六月十四日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犯了一些错误。作自我批评是好的，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我们认为文汇报的批评是不够的。这个不够，带着根本性质。就是说文汇报基本上没有作自我批评。相反，它在十四日社论中替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我们片面地错误地理解了党的鸣放政策，以为只要无条件地鼓励鸣放，就是帮助党进行整风；多登正面的意见或者对错误的意见进行反批评，就会影响鸣放”。是这样的吗？不是的。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真是“帮助整风”吗？假的，真正是一场欺骗。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农民不是每

年要锄几次草吗？草锄过来还可作肥料。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反动的阶级敌人为什么自投罗网呢？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利”者，夺取权力也。他们的报纸不少，其中一个叫文汇报。文汇报是按照上述反动方针行事的，它在六月十四日却向人民进行欺骗，好象它是从善意出发的。文汇报说：“而所以发生这些错误认识，是因为我们头脑中还残存着的资产阶级办报思想”。错了，应改为“充满着”。替反动派做了几个月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报纸的方向改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向，即资产阶级的方向，残存着一点资产阶级思想，够用吗？这里是一种什么逻辑呢？个别性的前提得到了一个普遍性的结论，这就是文汇报的逻辑。文汇报至今不准备批判自己大量报导过的违反事实的反动新闻，大量刊发的反动言论，大量采用过的当作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工具的反动编排。新民报不同，它已经作了许多比较认真的自我批判。新民报犯的错误比文汇报小，它一发现自己犯了错误，就认真更正，表示了这张报纸的负责人和记者们对于人民事业的责任心，这个报纸在读者面前就开始有了主动。文汇报的责任

心跑到那里去了呢？你们几时开始，照新民报那样做呢？欠债是要还的，文汇报何时开始还这笔债呢？看来新民报的自我批判给文汇报出了一大堆难题，读者要问文汇报那一天赶上新民报呢？文汇报现在处在一个完全被动的地位。在新民报没有作自我批判以前，文汇报似乎还可以混过一些日子，有了新民报的自我批判，文汇报的日子就难过了。被动是可以转化为主动的，那就是以新民报为师，认真地照它那样办。

现在又回到“资产阶级右派”这个名称。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他们人数极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别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轻视。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是不是要办罪呢？现在看来，可以不必。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他们中许多又是一些头面人物。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只在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屡戒不改，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对他们还是适用。另有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言论同上述那种右派相仿，但无破坏性行动。对这种人，那就更要宽大些了。错误的言论一定要批判干净，这是不能留情的，但应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所有上述各种人，仍然允许有言论自由。一个伟大的巩固的国家，保存这样一小批人，在广大群众了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不会有

什么害处。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导我们的人。在这点上，毒草有功劳。毒草的功劳就是它们有毒；并且散发出来害过人民。

共产党继续整风，各民主党派也已开始整风。在猖狂进攻的右派被人民打退以后，整风就可以顺利进行了。

录 以 备 考

——读报偶感

姚文元

同是一条消息，经过不同的编辑同志的编排，其价值竟可以相差十万八千里之遥，这个奇妙的秘诀，是我最近从报纸上得来的。

前几天毛主席在接见共青团代表时发表了讲话。讲话虽短，含义却极深长。解放日报用特别巨大的铅字和醒目的标题放在第一条新闻，人民日报排在当中，标题比解放日报要小些，也突出了“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但文汇报呢，却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或者看了也觉得这是一条无足轻重的新闻。其全部地位，大约只有解放日报标题用的铅字两个铅字那么大。

到底是什么缘故使三个报纸编辑部对一条新闻的估价相差如此之远呢？是因为解放日报认为这条消息特别重要呢，还是因为文汇报编者同志觉得这个谈话是谈谈什么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之类早已“听得烂熟”的老话，没有什么新鲜内容，所以无足轻重呢？还是因为编者以为文汇报的读者是知识分子、同青年们没有什么关系？抑还是编者以为突出这条消息，会影响“争鸣”，因为“争鸣”中似乎是不适合多说什么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我因为说了两句，就很遭到有些人的反对。……

我不想判别是非，也许各有各的道理，“彼亦一是非，

此亦一是非”吧，——因为不同的编报方法也是“争鸣”之一种，毛主席就说过，报纸这样办、那样办就是两家。我也不想去分析其中的优劣，因为现在也还是各人顾各人的方法去办，例如对李维汉的谈话，人民日报是突出了“社会主义是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作为标题，并且用“……总的说来，从各方面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很多是正确的，应该认真地加以接受和处理；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还须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分析”作为副标题，而文汇报则以“中共诚恳欢迎监督和帮助”为标题，以“认为很多批评和意见有助于克服三大主义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为副标题，明眼人一见就可看出彼此着眼点是不同的。但我以为，这种不同是比“千篇一律”好得多的一种好现象。我更不想去追究各人着眼点不同的心理状态，因为我并无“未卜先知”之才。所以关于是非、优劣、原因，都待进一步加以考证。

有人要问：你自己就没有见解了吗？答曰：有的。但不想说。不想说的理由呢，答曰：也不想说。这并非如唐棣同志所说的“欲说还休”，而有另一种原因。然而这至少驳倒了一种理论：“新闻的编排是没有政治性”。编排也有政治性，“各取所需”即是。

我是很喜欢看文汇报的，因为它新鲜、有内容、报导面广。这回确很抱欠，涉及了文汇报。好在文章中并无一个“主义”，也没有一顶帽子，也没有“判决”是非，大概不会被人目为“棍子”。如果能引起读报人及编报人一点点思索，我的愿望就达到了。末了，希望这篇涉及文汇报的短文能在文汇报的副刊上登出。

（选自《笔会》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文汇报》）

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 创作倾向（节录）

姚文元

—

文学是阶级的神经。不仅对于无产阶级是如此，对于资产阶级也是如此。文学的理论和创作，总是十分敏锐地反映着政治上、哲学上的各种不同的观念，十分敏锐地反映着阶级关系的变化及社会上各个阶级政治的思想的动向。每当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资产阶级企图在政治上思想上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时候，在文学领域中便会异常迅速地表现出这种斗争。解放后几次巨大的思想斗争常常都是首先从文艺运动中开始，就深刻地说明了文学中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和长期性。去年匈牙利事件以后，修正主义思潮在我国有了发展。已经失掉经济基础的资产阶级右派不断地利用着每一个我们进行自我批评的机会向无产阶级进攻，在暗地里策划各种阴谋。一直发展到整风运动时，他们认为时机已到，就发起了反社会主义的总攻，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奋起应战。这一个已经十分明朗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不能不在文学运动中深刻地反映出来。

在文学运动中，如目前正在深入开展着的大辩论所表明的那样，一部分人对于文学运动必须服从于党的领导 的 否定，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原理的 否定，对于文学

的党性原则的否定，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否定，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创作的指导作用的否定，对于文学服务于政治的原则的否定等等，都是修正主义思潮在文学上的体现。而且，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种表现在理论上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于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也有着很深入的影响。修正主义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点和社会观点，在创作上也有不同形态的反映，使得在创作领域里出现了和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相呼应的倾向。这种理论和创作的结合，形成了一股与我们社会主义文学运动相对抗的思潮。这种情形，就其总趋势来说，正是修正主义在文学运动中的表现。

修正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攻击总是集中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着重地指出：“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社会主义革命时代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使得资产阶级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集中在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列宁一九〇八年在同修正主义作斗争时，就曾预言到这一点：

凡现时我们往往仅在思想方面经历着的事情，即同那些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进行争论；凡现时在实践中方面仅按工人运动个别局部问题暴露出来的事情，即我们与修正派间的策略分歧，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分裂——这在将来无产阶级革命发生时是工人阶级一定要在更大得无比的范围内经历到的，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将使一切

争论问题尖锐化，将把一切分歧都集中到对于决定群众行动有最直接意义的各点上，将迫使我们在斗争剧烈时区分友敌，抛开那些恶劣的同盟者，以便给予敌人以致命的打击。（《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对于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歪曲和攻击，也正是集中在最根本的原则上。这些根本的原则区别了文学中的社会主义路线同资本主义路线，如果动摇了、取消了或“修正”了这些原则，就等于抽去了马克思主义文学事业的灵魂，其结果是把文学引向资本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对于文学中的修正主义思潮的批判，也就着重在这些根本问题上。

修正主义思潮当然是坏东西。但是，事物是转化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修正主义思潮是我们反面的教师，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不能在温室中发展，我们在实际的政治、思想斗争中战胜了敌人，在理论上驳倒了修正主义，在创作上分辨出经验教训，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便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例如丁陈集团的揭露，就极大地加强了文艺界的团结，巩固了党的领导。

因为理论上的批判已经有一些文章了，这篇文章的重点将放在创作上。在对那些和创作直接有关的修正主义论点作一个简要的批判之后，本文就将以大部分的篇幅去分析某些作品中的思想倾向同艺术方法，并以此来反证某些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修正主义理论的反马克思主义性质。最后，我们想分析一下文学中修正主义思想的根源以及它在现阶段所表现的特色。

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以毛主席的几次报告同党中央的关于进行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指示为指针的，而且毫不掩饰我们评价文学作品的基本态度：

以政治标准（即毛主席文章中的六条标准）放在第一位，以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和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放在第一位，而把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

二

前一个时期，从刘宾雁的特写开始，在我们文学界逐渐滋长着一种“揭露阴暗面”的理论。这种理论是站在敌视社会主义立场上提出问题来的，它打着所谓“干预生活”的旗号，好象社会主义社会同他们是对立的，他们要从外面来“干预”一下。他们险恶地说：“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有阴暗面，文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揭露这些阴暗面，只有这样才能干预生活！”“歌功颂德就是粉饰生活！”右派分子则更狂妄地叫嚣起来：“文人从来就是反现状的！”于是锋芒针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所谓“揭露阴暗面”的作品突然多了起来。

这里，我想举出比较有影响的两位人物。一位是冯雪峰，另一位是徐懋庸。前者在去年编辑会议上，以十分阴暗的口吻号召作家去表现“人民的痛苦”：

文学作品应该歌颂我们社会主义的伟大建设，鼓舞人们前进，但不能说今天人民就没有痛苦，问题在于怎样了解痛苦，在于作家本身的感情。

.....

我们同志怕尖锐地提出问题。而所以形成这样，是因为作家与人民生活隔离，人民的痛苦在作家那里得不到反映，有时能反映一些，也是盲目的。

徐懋庸则召开“不怕黑暗”，争取“民主”，把“官僚主义者”当敌人一样进行打击，直到他们“消亡”为止：

但官僚主义者既然还有，那么，我们就不能等到他们自动放手，才敢充分享受民主。我们现在敢于充分享受民主的表现之一，就是同官僚主义作斗争；不经过斗争，官僚主义恐怕是不肯自行消亡的。

.....

不怕黑暗，也不怕太阳，那么，世上还有什么可怕的？（《不要怕不民主》）

最近全国讨论毛主席讲话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看报纸上，言论一放，所有的人意见纷纷，诉不满，谈顾虑，矛盾多极了，苦闷多极了；因而使得负有解决矛盾之责的人们，也“忧心如焚”，官僚主义者也不能闭目塞耳地睡懒觉了。

这是好现象，人们从此再也不能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了。现在的社会，已不是过去的社会，现在的人，已不是过去的人；现在的人愈多的感到社会的苦闷，决不会消极悲观，反而会生出更好的思想来，于个人的进步和社会的进步都有益。（《苦闷》）

如果说，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阴暗面”，那这一面首先就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流氓、盗窃犯同一切敌视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的暗地下的破坏活动，其次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某些人的心中还严重地盘据着，他们阴暗的内心是社会主义阳光所照不到的。文学要帮助人民把这些“阴暗面”从生活中铲除掉，那就要以鲜明的党性去揭露社会主义敌人的丑恶本质，揭露他们阴暗的活动同在伟大的社